

陋室銘

劉禹錫

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斯是陋¹室，惟吾德馨²。苔痕上階綠³，草色入簾青。談笑有鴻儒⁴，往來無白丁⁵。可以調素琴⁶，閱金經⁷。無絲竹⁸之亂耳，無案牘⁹之勞形。南陽諸葛廬¹⁰，西蜀子雲亭¹¹。孔子云：「何陋之有¹²？」

一、作者簡介

劉禹錫（公元 772–842），字夢得，彭城（今江蘇省徐州市）人，中唐詩人。祖籍洛陽（今屬河南省）。他出生於書香門第，天資聰穎，自小敏而好學。貞元九年中進士，曾任監察御史，因參加王叔文政治改革，長期被貶謫。晚年回到洛陽，與朋友交遊賦詩，生活閒適。他的詩通俗清新，精煉含蓄，善用比興手法，多有弦外之音。他以《竹枝詞》、《楊柳枝詞》和《浪淘沙》為名的組詩，富有民歌特色，是唐詩中別開生面之作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「銘」是古代刻在器物、碑石上用以歌功頌德或警戒自己的文字，後來成為一種獨立文體，其特點是短小精悍，文字簡潔，句式整齊，而且多是押韻的。

「陋室」意謂簡陋的房子。作者通過對陋室環境、往來人物和主人活動的描寫，表達「陋室不陋」的意旨。

三、注釋

1. 斯：這。陋：簡陋。
2. 惟：因為。德馨：品德高尚，故聲名如花香般傳播四方。
3. 苔痕上階綠：青苔長到台階上，使台階都變綠了。上：向上生長。
4. 鴻儒：大儒，指博學之士。鴻：大。
5. 白丁：原意指沒有官職的平民百姓，這裏指沒有學問的人。
6. 調：彈奏。㊦[條]，[tiu4]；㊧[tiáo]。素琴：沒有裝飾的琴，這裏兼指古樸的樂調。
7. 金經：用金色顏料書寫的佛經。一說指《金剛經》。
8. 絲竹：「絲」指絃樂器，「竹」指管樂器，兩者合稱泛指音樂。這裏特指世俗音樂。
9. 案牘：指官府文書。牘：㊨[讀]，[duk6]；㊩[dú]。
10. 南陽諸葛廬：指東漢末年諸葛亮隱居於南陽隆中（今湖北省襄陽市）時居住的草廬。
11. 西蜀子雲亭：指西漢文學家揚雄在西蜀的讀書處，因揚雄字子雲，故此作者稱之為「子雲亭」。
12. 何陋之有：又有甚麼簡陋呢？原句出自《論語·子罕》：「子欲居九夷，或曰：『陋，如之何？』子曰：『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』」

四、賞析重點

本文旨在抒發作者自身高潔，不與世俗同調的志趣。

全文可分三部分，由「山不在高」至「惟吾德馨」為第一部分，作者以山、水起興，藉以帶出自己的「陋室」。山不在於高，只要有仙人居住就能揚名；水不在於深，只要有蛟龍潛藏即具靈氣；故此，這簡陋的居室，因為主人德行高尚，芳馨傳遠，即變得不陋。

第二部分由「苔痕上階綠」至「無案牘之勞形」，是陋室的具體描述。「苔痕」二句寫陋室的景色：青苔在台階上生長，把台階染成綠色，青草翠綠的顏色亦映入窗簾。「談笑」二句寫室中往來的人物：他們都是有學識的學者，絕對沒有不學無術之徒。「可以」四句寫在室內的活動：於陋室中，可以彈奏拙樸的古琴曲調，也可以靜心閱讀佛經，沒有嘈雜的音樂擾人清聽，亦沒有俗務文書勞累身心。

第三部分由「南陽諸葛廬」至文末，作者以諸葛亮及揚雄兩位歷史名人自比，並引孔子的話，以君子自許。東漢末諸葛亮及西漢揚雄品行高潔，二人所居之地雖然都簡陋，但是同樣無礙其名聲。換言之，居室只要有君子住在其中，又怎會「簡陋」呢？

文章從反面立意，以陋室為題，卻處處描述其不陋，展現君子居家生

活、讀書交友的種種情狀。作者以諸葛亮、楊雄、孔子為學習榜樣，雖居陋室，猶德譽遠播的志趣，啟發讀者注重生活意趣和品德修養，設想新穎，構思巧妙。

本文布局嚴謹，條理井然，以「陋」、「馨」二字為文眼。全篇寫「陋」室中的景、物、人、事。景色如「苔痕上階綠，草色入簾青」；物品如素琴、佛經；人物則有鴻儒；在室中做的事如調琴、讀經，全都在展現居室之不陋，鋪排極盡心思。文章以「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」統攝全篇，着眼於「馨」。「山不在高」以下四句寫山有仙則名、水有龍則靈，而陋室有君子則馨；「苔痕上階綠」二句寫「馨」之環境，一片清綠無雜色；「談笑有鴻儒」六句寫人、事之雅（也就是君子之所為）使陋室芳「馨」；「南陽諸葛廬」至文末，就以昔日君子之「馨」呼應前文「惟吾德馨」，指出室「馨」乃因有君子在。

文中用「馨」、「綠」、「青」、「素」等形容詞，描摹陋室怡人的色彩和清香；用「草」、「苔」、「琴」、「經」等名詞，展現陋室既清幽恬靜，又瀟灑生氣。二組字詞互相配合，則帶出陋室的淡雅自然，清幽脫俗。其用字之精妙，於此可見一斑。

全文雖只有八十一字，但寫作手法豐富多變。首先，寫景、敘事、抒情三者結合：如「苔痕上階綠，草色入簾青」寫陋室之幽景；「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。可以調素琴，閱金經。無絲竹之亂耳，無案牘之勞形」是敘陋室之雅事；「孔子云：『何陋之有？』」則是抒發以君子自居之情志。其次，全篇基本上以對偶句構成，只有「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」，「孔子云：『何陋之有？』」不屬對偶。兩兩相對的句式，造就鏗鏘悅耳的節奏。此外，「山不在高」四句是類比，以山、水為喻與陋室作類比；再如「斯是陋室」、「惟吾德馨」是室之陋與德之馨對比，「鴻儒」、「白丁」是雅與俗之對比。運用對比，有助突出題旨。而「南陽諸葛廬，西蜀子雲亭」、「孔子云：『何陋之有？』」是用典和引用。作者以東漢末諸葛亮隱居的草廬和西漢揚雄的讀書處，以及孔子的話，寄託君子之志。作者引孔子的話時，刻意隱去「君子居之」一句，使文章的意蘊變得含蓄，以「君子」自況之意，就留待讀者自行領會。